

夏日晚餐后，父亲招呼大家开西瓜。刀尖一碰到瓜皮，整只瓜皮声裂成两半。众人闻声趋前，不禁都赞一声好。将瓜分成一瓢一瓢后，再用小刀分离皮肉。殷红瓜肉被切成块状，逐一添到个人碗中。用叉子叉起，咬下一口，果然清甜多汁。

吃毕，剩下瓜皮。母亲照例从厨房取了削皮刀来，把瓜最外层的黑绿色外衣刮掉，只留下白玉色的西瓜皮。我们家的规矩，是将西瓜皮切成细丝，放些盐搅动静置。待逼出水分后，用醋和糖一拌，就是夜里餐桌上绝好的佐饭小菜。有时，也切一份黄瓜丝同拌在一起。西瓜皮清脆，黄瓜丝柔中带韧。两者都淡绿雅致，咀嚼入口，全是清凉消暑的滋味。

年年夏天都吃西瓜，年年夏天的餐桌上都有凉拌西瓜皮这道菜。今年一如既往，吃罢西瓜后，我看着桌边的母亲给瓜皮逐一削外衣。我忽然想到问，“有人不吃西瓜皮吗？”我妈说：“当然有啊，外婆就不吃西瓜皮。”

我愕然道：“外婆厉



我出生于1949年8月1日，祖籍浙江宁波。父辈给我取名“仲和”，一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二，又在家族中是“和”字辈，二是中国和平了，故取名“仲和”。

1968年10月，我被分配到国家物资储备局上海储备物资管理处工作。先从工人干起，后被提拔为干部。回顾四十多年的工作历程，是各种岗位的工作实践磨砺了我，也是我坚持十余年不断地努力学习造就了我。

1978年，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，国家已经把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，我自己感到知识和能力已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形势需要了，压力之下，又燃起了再学习的强烈愿望。1979年，我在兼职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后，就开办了业余夜校，组织青年职工积极参加业余文化学习，聘请了附近中学的教师来处里上课。我既是组织者，也是积极参加者。1982年，组织上推荐我参加全脱产的中专

学历的学习，经入学考试合格，我被录取，攻读“企业管理”专业。入学第一年，先是学习高中基础课程，经过一年时间的刻苦学习，我参加了上海市高中数、理、化和语文四门课的全市统一考试，获得了合格证书。两年后，又顺利通过全日制中专学历的毕业考试。学习结束回单位后，我担任了物管科长工作，工作特别繁忙。

记得以前实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，一天休息。繁忙的工作和繁重的家务，是我那时日常生活的写照。但我学习读书的节奏并没有停止。1985年，我参加了大专入学考试，同时被中央电视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“法律专业”录取。但是，因为学习时间和

行节俭，当年经历食物紧缺年代，怎么会明知西瓜皮能做菜，还把西瓜皮白白扔掉？”

我妈说，因为我们家楼下邻居的缘故。

我母亲从小住在潼潼路附近的一处石库门中。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幢楼内已是七八家人合住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还是孩童时曾随母亲去过，印象不深。但记得有道木头楼梯，我跑上跑下觉得脚步声咚咚咚回响，十分新奇好玩。因此也就记住了外婆家住二楼。

外婆家住二楼。底楼另住一户六口之家。夫妻二人中，丈夫在饮食店做跑堂，妻子在里弄生产组做工，底下共生养四个孩子，后来又添了从乡下来的老人，不免经济拮据。但上海的里弄有上海人界限分明的隐私规则。邻居自己不诉苦，便谁也不问。

一次，外公吃了西瓜后，将瓜皮瓜子兜在一起，扔到弄堂里的泔脚桶去。未及回身，就看到一个身影从旁边蹿出来，伸手把外公刚扔的垃圾捡走了。定睛一看，就是楼下那户人家四个孩子中的一个。

过几天，这户人家到楼上晒台上，将一箩东西放开晾晒。这本来是当时主妇居家时的寻常举动。但外婆无意张望一眼时，不禁呀了一声。这户人家到晒台来晒的不是别的，而是一箩西瓜皮。

原来他们家的孩子捡走西瓜皮后，回家交给父

母清洗干净，又切成粗条，涂上甜面酱腌制。等晾晒后，是要做成菜来下饭的。

从此以后，外公就和我妈说，我们不吃西瓜皮。每一次，外婆家吃过西瓜后，就把瓜皮特意放在泔脚桶外一个相对干净的角色。潜意识里，外公想方便那家的孩子去取。有一次，外公买来西瓜后切

开一看，淡而发白，当时我母亲等一众兄弟姐妹都不想吃。外公就让我妈把西瓜扔掉。我妈提着两半西瓜，刚放到泔脚桶处，才刚转身，就看见楼下的小妹妹勾起这两半寡味的西瓜，啊呜啊呜吃肉。

那时外婆家也不富裕。家中三代十来口人，全靠外公外婆两双手在工厂的微薄收入糊口。但相比楼下这家人家，起码夏天还能吃得起西瓜。

学习机会来之不易，我倍感珍惜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其中不乏酸甜和苦辣。我在小学、中学学的是俄语，中专以后学的是英语，年届30多岁了，难度可想而知。我千方百计在每天赶往学校的路上，拼命背手里准备的英语卡片。特别是三年电大的学习，每周有五个晚上要上课，常常是下了班，啃了个馒头，骑着自行车就赶往学校听课。回到家已是夜深人静。三年时间，二十多门课程，每学期要应对4-5门主科的全国统考，都顺利过关。记得当时，那公园的紫藤树下竟然成了我经常复习备考的安静的一角。

1998年，到机关工作后，我又参加了中央党校“经济管理”本科和上海社科院“民商法”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。一路走来，我心里想的是，要把失去了的学习给弥补回来。古人云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历史耽误了我们，使我们这一代人错过了最佳最宝贵的学习时机，但历史也给了我们重新学习的机会，关键是自己不能轻言放弃。

2009年退休后，我参加了市级机关老干部大学的学习，至今已有九个年头了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学习是无止境的，我觉得人退休了，思想不能退休，精神更不能退休，不断地学习，不断地提高，是我终生的追求和愿望。

“牛”的精神集中体现在这一代人的身上，为着祖国的建设作出了他们的努力。

与共和国同龄
责编：刘芳

十目谈

诗二首

秦史秩

读特朗斯特罗姆《上海的街》有感

自君别后万般新，广厦豪车四季春。遁铁深驰穿地急，虹桥跨路入云频。南腔偶领青衣佛，北调歌吟赤帜神。一夕境迁多泪目，清风难觅老街人。

注：《墨子·迎敌祠》：“敌以南方来，迎之南坛……赤旗，赤神长七尺者七。”

游枫泾古镇

黄酒粽香伴醉眸，薰风一夜到白牛。水分分城吴邦界，桥系枫溪越国畴。麻石千年观晓月，长廊半日逐扁舟。何人坐困愁楼久，恰乘暇余作短游。

注：枫泾，唐时称“白牛镇”。时见古碑镌曰“越畴吴界”。



春和景明长乐未央

吴颖作

我妈妈说，她记得那家人家的孩子到了要读书的年纪，那做饮食店跑堂的父亲交不出学费。只能去卖血换钱。

后来呢？我问妈妈。上世纪90年代，外婆一家已经搬到浦东。从此我不再随母亲去潼潼路的那条里弄。大约十年前，听说潼潼路一带的旧里要拆，我和父亲曾陪母亲去寻访旧忆。才走进弄堂，兜头就是一个公共厕所，弄堂里的男人略背着行人转过身去，就站着小便。走进里弄深处，处处逼仄。人要侧身而行。迎面撞到几个人，都已经是新一批外来务工者面孔，言语交谈间，不闻上海话。

我记得那些窗户和门缝里，七十二家房客晒出衣服如万国旗。从建筑中穿过，这里露出一截洗衣机出水管，那里露出一截空调外机的管子，滴滴答答，到处滴水。泛着油腻光彩的泡沫咕噜噜从街面上淌过，弄得个个屋角生苔。母亲不忍细看。逃也似的拉着我的手走了。

从小到大，无数个夏夜，妈妈曾饱含深情和我说过那个弄堂里的一切。从宁波来沪的外公外婆在那里安家添丁，石库门里有明亮的前厢房，有兄弟姐妹吵吵闹闹长大的后厢房，有和邻居一起做煤饼的晒台，有和家人一起乘凉说故事的躺椅，有养过的小狗、懂事的猫，有在拂晓时分和小姐妹一起去排队买菜后，回家时显得格外温暖的煤炉。当时的里弄像一个宽厚的长辈，容纳下到上海寻生活的老一代移民。守护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经历战乱、进入和平、熬过饥馑、等来丰饶。

但在我的面前，它们真的已经非常非常老旧。是到了要被更新的时候。妈妈说，后来楼下这户人家的父母早早身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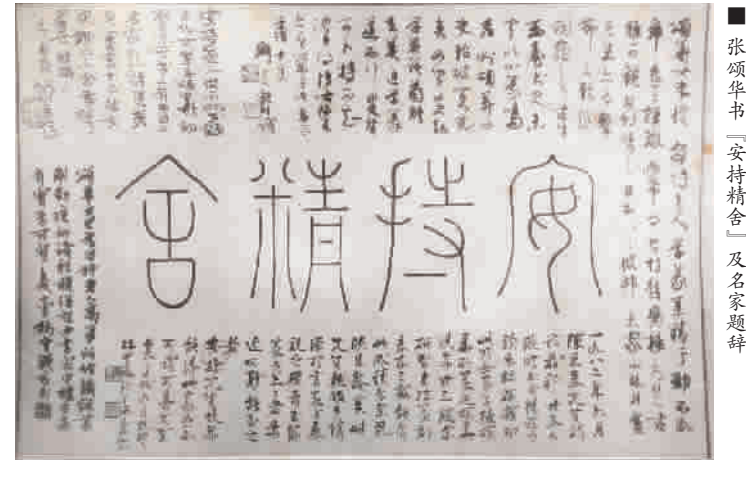
整理旧书，翻出一枚书件的老照片。唉，大概是张颂华留给我的唯一的纪念品了。书件中间的“安持精舍”四个篆字，是颂华妹临摹的，原作者是安持老人陈巨来文。

一九八〇年，颂华妹拜在安持精舍门下学习篆刻。那时，她才二十出头，却已经“退休”。原先她是上海排球队的二传手，遍体鳞伤，不得不退出球队，挂职在市体委，疗伤养病。那时，排球界疯狂学习日本“东洋魔女”的训练方法，异常惨烈，一般人经受不了……

颂华妹是一位善良的女性，对人很真诚，没有一点坏心。说她好话，说她坏话，她都傻乎乎地一笑了之。所以很得巨来宗丈的青睐。因其不用上班，多的是时间，在一九八一年前后的二三年间，常在陈府一待老半天，还可陪巨丈去雅庐书场听书。一米七的高个，搀扶着瘦小的老人，比专业护士还要贴心。

她从巨来宗丈学印，其实真没学到什么本领，因为她的悟性不是很高。而作为篆刻大师的巨来宗丈，对初学者也缺乏启蒙的经验和耐心。宗丈门下的吴子建、徐云叔、陆康三兄都是有相当基础才投入陈门的，且具有超乎常人的悟性，因此能取得各自的炫目高度。宗丈中年时曾收过一位小弟子，十多岁的张方晦。据方晦哥电告，曾问过老师何为刀法。宗丈的回答妙不可言，“你听说过筷法吗？筷子只要捻得起小菜放进嘴巴，无所谓筷法不筷法……依只要仔细看我哪能刻，依就哪能刻，没有刀法不刀法的”。张颂华没有子建、云叔、陆康三兄那么高的领悟心，徘徊彷徨，不得其门而入。因此，常会和我探讨。

“安持精舍”这四个篆字，可以看出颂华妹的书写水平也是属于初级阶段的。但巨来宗丈却大赞为“超超等，头头等”。还请中日四大名题赞。第一位是当时日本印坛一哥小林斗盦。小林题的是“一九八二年六月，陈巨来先生初访我邦。廿五日莅临敝斋。畅谈之余，出示横额曰‘此乃女弟子张颂华所篆也。颂华现年廿三，随余研习书法篆刻，未及三载，能有此成绩，令余既欣慰且慰’。其时，先生欢欣之情溢于言表。余展视之，确为玉筋篆之上上者，为近时渺能至之者。安持先生晚年得此高足，亦可谓可喜可贺矣。壬戌九月既望，斗盦记于怀玉印室”。第二位题的是刘旦宅先生，“颂华女史从安持老人学篆，业精于勤。不数年，遂已探骊，此纸为安持题斋榜，秀慧古雅可观。安持携之日本，以示彼邦名家小林斗盦先生，亦为击节三叹，题辞宠之。古来玉台书史未闻以小篆鸣者。则颂华女史殆破天荒矣。又闻女史勤学英语，苟能去



改革开放后，几个子女开始做生意。听说他们去外地批发服装过来卖。到底潼潼路就毗邻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。“也许已经非常发财，完全改变了生活处境。”母亲说着，整理好了所有西瓜皮。

一瓣一瓣被削刀刮干净的西瓜皮，躺在干净的盘子里。闪闪白光，如一弯弯新月。

美进学，篆道西行，斐声可卜，特不知他日得博士归来，亦有荣于此者乎。壬戌十月刘旦宅观后识”。第三位是程十发先生，“安持老人出示此书额，云乃女弟子颂华初习时所书。上有中日二名家题辞褒美。余审赏不已。望女史锲而不舍，前程无量也。勉旃，勉旃。壬戌小春，雨窗，十发题”。第四位是钱君匋老师，“颂华女史为安持老人高弟。所作铁线篆，刚劲瘦妍，清雅脱俗，在女书家中旷古未有，实为可宝。壬戌小雪，豫堂钱君匋”。四位大艺术家对张颂华的这四个篆字，赞美不已。今日视之，当然有点那个。不过，陈巨翁的面子，大家都要顾到的。今天天气，哈哈！

张颂华在书法篆刻上，一直没有达到可观的高度。她是玩票，不应苛求。一个运动员，能够坐下来，写写篆字，刻刻印章，实属不易。况且，真是个正正派派的大好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东渡扶桑，颂华妹嫁去美国。谋生艰难，遂少联络。八年前，我养病沪上。一天，在家门口扫地，张颂华突然从出租车上跳出一个美式拥抱，激动异常。二十多年未见，依然如过去一样的好身材，穿一袭朴素大方的老式连衣裙，不施粉黛，也不见老。

翌日，我请了她熟悉的老友张翔宇哥、于长寿哥，旅居西班牙适在沪上的张莺敏妹，在田子坊燕聚。各自说说闲遇，只愿余生相见。

颂华回美以后，几乎每天来电。谈半个小时，我尚能应付，一小时以上，真受不了。她实在是无聊得紧。丈夫走了，女儿单独生活了，寂寞甚矣。她转而去跟长寿哥煲电话粥。过了个把月，长寿哥告诉我，马上去美国和张颂华结婚

了。他们二位都是我的挚友，那天我正在瑞金医院住院，在病床上由衷祝福他们的快乐晚年。

谁也料不到，一向健康康高大大大的长寿哥，不过二年时间，因白血症，竟突然逝于大洋彼岸。那天早上，颂华妹来电，说长寿在夜里走了。这以后，一个多月，颂华妹再也没有来电，打过去也无人接听。我拜托定居纽约的许茹芳妹前去看看，并告以地址。开门的是颂华的哥嫂，说在长寿走后不久，也走了，癌症。

人生无常，谁也算不出自己的明天。长寿颂华新婚不久，我曾介绍他们去结识巨来宗丈的早年弟子张方晦哥。他们俱居纽约。方晦哥后来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，第一次被人称为大师兄，感动莫名。

这件书件的原件，大概是被颂华妹带去美国了，不知还在人间否。顺便提一句，小林斗盦的题辞是巨来宗丈代撰的。

张颂华书「安持精舍」及名家题辞

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一朵朵漂亮的荷花，在灿烂阳光下鲜艳夺目。荷花不但美，而且浑身是宝，从叶到花到茎到果实。荷叶性凉，具有清热解暑之功效。有清心、凉血，祛暑、祛湿的作用，可以清心火、平肝火、泻脾火、降肺火。古人用荷叶做荷叶粥，做荷叶茶来进行消暑。莲藕、莲子也可以用来做菜，食用它同样具有清热、解暑消渴的功效。叶柄能通气宽胸，而莲蓬则能化痰、止血、祛湿。花蕊能固肾涩精，解表除烦，生津止渴，还有很多用途。所以说荷花全身都是宝。

荷之用

李永海

果实。荷叶性凉，具有清热解暑之功效。有清心、凉血，祛暑、祛湿的作用，可以清心火、平肝火、泻脾火、降肺火。古人用荷叶做荷叶粥，做荷叶茶来进行消暑。莲藕、莲子也可以用来做菜，食用它同样具有清热、解暑消渴的功效。叶柄能通气宽胸，而莲蓬则能化痰、止血、祛湿。花蕊能固肾涩精，解表除烦，生津止渴，还有很多用途。所以说荷花全身都是宝。